

閒話軍校高教班

(本刊文插圖第141、142頁)

●李 甲 孚 (前法務部司長、主任秘書、東吳大學法律系資深教授)

楔 子

我生平沒有半點嗜好，如果說有，就是K書了。步入老境之後，就把俗事擱在一邊，翻一下宗教書本，腦子裏思潮浮起，仍是多元的，看起來，我不可能專注一種宗教了，至於看別的書，不過了解一下書中說些什麼而已？抗戰時，在一塊受訓的郝采蓮，最近寄來邀柬，約我去看她的畫展，她的畫筆非常傳神，美妙極了，晚間她還撥來電話，跟我閒聊宗教，問我「可曾看過可蘭經」？

談起宗教，我很欣賞緣起緣滅那句話。我有一個愚昧想法，緣一起不就已入緣嗎？緣，當是「因」造就的，一旦緣盡，緣就了了，這是佛家說的「素有其分」，而從「緣」起呢？還是如沈周吟的「知無緣分難輕入」呢？

白居易有一段話話為文因緣，近兩月來，我也有緣跟中外雜誌發行人王成聖兄兩次碰頭，他約我為中外寫稿，魯景林兄一旁相促，總統府國策顧問毛松年說：「要多寫點」，驀然想起多少年前，薛樹華大姊有兩次向我提起：「王教授成聖

要你為中外寫文章」，文字因緣已起，我卻沒有投緣，昨天，王教授撥來電話催稿，我告訴他寫高教班，他答應了。

高教班是一二八事變後，中央為應變禦侮而成立的。抗戰一聲勝利，它就結束了，在這短短的十五個年頭裏，它因日本軍閥侵華而緣起，日本向我投降，它就宣告結束，依佛教觀點，這不就叫緣滅或緣盡嗎？

黃埔軍校

本文寫軍校高教班，因我跟這個班有一段拋不開的因緣。寫高教班自然要一話軍校，世人談起軍校，就會聯想起黃埔軍校，實則軍校有陸軍的，空軍的和海軍的，光說軍校二字，邏輯上只是一種泛稱，軍校高教班最後用的全名，是陸軍軍官學校軍官高等教育班。

陸軍軍官學校的校名，它有多次改變。最初的校名，為「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」，是國父孫文先生在世時成立的，第一期學生開學的日子，是民國十三年六月十六日，校址設在廣東的黃埔島。

軍校成立之後，對中華民國的意義相當大，這個苦難國家，能够從民國十六年屹立到現在，靠的就是當年那支成長、發展都很快速的學生部隊。

軍校本部的編制是：置總理一人，由國父親任，另置校長、黨代表各一人，分由蔣中正、廖仲凱担任，由他二人分別主持校務和黨務。校名既冠上國民黨，自然是中國國民黨辦的學校，黨代表廖仲凱是國民黨人，也是沒有疑問的，只是當時的國民黨正在容共，許可共產黨員以個人資格，參加國民黨，軍校自難破例，學校的教職員和學生們，兩黨人士都有。以担任過軍校教育長的人為例，如胡謙、王柏齡、何應欽、鄧演達、方鼎英……等，以及後來的張治中，裏面不就有跨黨派的共產黨員嗎？

用歷史眼光，看國父當年的容共，以及蔣校長後來的清共，他們都是出於無奈，只能說這是「勢也」、「時也」，蘇聯現在沒有了，中華民國就快要復興壯大了，不也是時勢所趨嗎！

中央軍校

軍校第一次變更校名，是民國十四年國民黨統一廣東以後發生的。國民黨的政權，當時已經非常鞏固，無論軍事上、政治上，發展的潛力都很大，軍事教育自然要跟著統一全國的方向走，當時採取的手段，則是軍事教育的一元化，當局把目標確定之後，十五年一月，陸軍軍官學校遂改組為軍事政治學校，軍校教育長，正是上文提到的何應欽。

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後，總司令部跟部隊裏、軍事和政工的基層幹部，都由軍校先期畢業同學擔任，士氣非常旺盛，每個人都抱著不怕死的革命精神，向前衝擊，不到半年，革命軍就把盤踞在長江流域省分的北洋軍隊打垮，終於在十六年四月，把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到南京，近代史稱其為在南京奠都。南京市自此成為中華民國的首都！

這裏我夾敘在當時發生的一樁逸聞。我當時的年紀，還只十四歲，一顆童心，巴不得革命軍早點來到南昌，當時我家住在江西省城，先父翁如公入日本留學回國，時任豫章法政專門學校教員，則生怕戰事影響他的教書工作。一天下午，先父從學校教學回家，手裏拿著一份日報，我隨手接過來，翻開一看，發現上面登有段祺瑞、蔣介石的來往信件；蔣總司令稱呼收信的段祺瑞是夫子，自己謙稱學生，信裏頭有一句話是：「老師還記得當年學生中，有蔣志清其人乎？」段祺瑞當時早已息影津門，他回給蔣總司令的信，寫得很短，原文大意是：

——介石吾弟大鑒：來書已悉。首都既定，

大功告成，兄雖旁觀，與有榮焉！

——兄茹素學佛，八年於茲，世事已不復問，夫民為邦本，本固邦寧，際此民不堪命，望三致意焉！

段信寫當時社會上民不堪命，確也接近事實。以我的家庭為例，當年秋天，學校停課，先父只好帶著我們一家人，從南昌德勝門外，乘坐一艘木船，去南城老家避難。當時風向不順，木船逆風而行，一天傍晚，停泊在潯灣附近的青泥歇息，半夜裏，忽然來了一股土匪，手裏各自拿著火把，上得船來，把我家財物搶劫一空。

當時的廣東，軍政上也在發生變故，軍校受到牽連，校務就停頓下來。十七年五月，蔣總司令派何燧代理校務，派李揚敬為教育長，不料廣東政治分會，忽於當月十五日，把軍校校名改為國民革命軍軍官學校，何李二人於十八年四月離校後，蔣校長又改派李振雄為教育長，校名也更名為「國民革命軍黃埔軍官學校」，十九年起，黃埔軍校才奉令停辦。黃埔軍校就是這樣叫起來的，在南京辦的軍校，口頭上叫中央軍校，以別於前期的黃埔軍校。

校務委員會成立插曲

黃埔軍校停辦，和中央軍校在南京開辦，裏頭還有一段插曲。

國民政府在南京建都之後，蔣兼校長有意在南京籌設一所中央軍官學校的本校，把在黃埔的軍校，合併於在南京的本校。事情還沒有眉目，政局忽然不穩起來，蔣總司令被迫下野後，軍校

各期畢業學生，失業的，一天一天的增多起來，南京軍校的籌備工作，那裏還能推動，大家都陪在進退兩難之中。迨到十七年一月，蔣總司令回到南京，繼續統領全國軍事，南京軍校才又恢復籌備。校名改稱「中央陸軍軍官學校」，就是那個時候確定的。

十八年一月，中央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，整編全國部隊，中央軍校遂取消了校長制，改置一批校務委員，國民政府隨即任命蔣中正、胡漢民、戴傳賢、馮玉祥、何應欽、李宗仁、李濟深、閻錫山為校務委員，並指定蔣中正、何應欽、閻錫山為常務委員，實際推動校務的，是教育長張治中。

二十二年六月，軍校恢復了校長制，校務委員除戴、馮、閻、何及李宗仁留任外，又新增吳敬恆等多人，校長由蔣常委中正兼。

二十六年抗戰軍興，國民政府播遷重慶，軍校由南京遷江西、湖南和湖北，師生們徒步行軍，長達一萬多里，最後終於到達四川。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三十五年一月，校名確定為「陸軍軍官學校」，這是軍校最後一次改名，三十八年，政府播遷台灣，軍校隨之來台，此即現在鳳山的「陸軍軍官學校」。

高教班在南京

高教班的全名，是軍官高等教育班，前文提過。班名之上冠以軍校校名，簡稱軍校高教班。高教班是蔣兼校長於民國二十一年間，手令軍校教育長張治中籌設成立的。當時正值一二八

淞滬戰役結束，蔣兼校長鑒於倭寇侵華的得寸進尺，不得不在軍事上作抗日的準備，高教班就這樣定名下來，於當年十月一日成立。

高教班置班主任一人，分期召集集團軍各部隊現職上中級優秀將校，在南京本校集中訓練，訓練期間六個月。該班當時的教育主旨，一為劃一全國部隊的教育，期其充實一致，以利軍事整理，二為增進各部隊將校、有關最新戰術的運用，以便應變禦侮。所謂應變禦侮，當時的假想敵，所指自是日軍。當時中日兩國雖有邦交，但我國對日外交時常居於劣勢，以故，所有抗日、仇日、反日的字眼，不但文書上少用，口頭上也都噤若寒蟬，原因就是為避免日人藉口對我挑戰。軍校高教班的成立，其目的就在訓練將校們在全新戰術上勝過日軍，應變禦侮的應變，是準備應付日軍的藉機出兵侵華，禦侮是日軍來犯時，大家要對他們作誓死的抵抗。

高教班第一期的班主任是徐培根，十月一日成立之後，迅速通知各部隊選送軍官將校入班肄業，十一月初學員如期報到，隨即開始訓練，於翌年五月二十日畢業。這只是試辦性質。第二期開始後，所有的學科和術科都採取陸軍大學的教程，受訓人員的眼界，頓然為之一新，教育時間，也自一期的六個月，增加為八個月，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，二期學員舉行畢業典禮，蔣校長親自到班主持，授給學員們的畢業證書，並對他們講話，勉勵他們把學得的新式戰術，帶回自己部隊，去訓練官兵，使他們有新的戰術眼光。這些畢業學員，後來在抗日軍興、抵抗來犯的日軍時，

確也對國家作了不少的回饋，使倭寇對國軍不敢面對。

高教班自此廣續辦理下去，第三期於二十三年十月開學，二十四年八月畢業，第四期於同年十月開學，二十五年八月畢業，第五期於同年九月開學，二十六年八月畢業。第六期召集時，抗戰已經開始，軍校已經在遷往四川途中，高教班的訓練，因而暫時擱了下來。徐培根先後擔任過一、二、三期的班主任，第四期主任是陳芝馨，第五期主任是江煌，第六期主任已發表范漢傑，他還沒有到任，高教班就停訓了。

高教班在成都

軍校軍官高等教育班第六期，後來又在四川成都本校恢復訓練，是蔣兼校長下令恢復舊制的。當時的全國軍民，正在全力抗戰，國軍更是全面抵抗來犯的日軍，高教班辦的軍官深造教育，因而格外重要，教育時間，為了因應作戰需求，也縮短為六個月。六期的班主任是劉仲荻，副主任為嚴喻虎，受訓學員，指定由川康滇各部隊保送現職軍官將校級的軍官，入班編成五組，接受深造教育，於二十九年一月開學，同年六月畢業。第七期接著召集，於三十年二月畢業，受訓學員除川康滇部隊的將校軍官外，並增調其他戰區的將校受訓。

高教班自第八期起，教育期間延長為八個月，是軍訓部呈請軍事委員會核定的，該期於三十一年元月畢業。第九期的教育期間是十個月，調訓各部隊的將校級軍官外，軍事委員會並核定，

准軍委會政治部保送中級以上政工人員參加受訓，是期三十二年三月畢業。高教班七八九期班主任都是孫元良，他在台會跟我在草山同期受訓。

自第十期起，高教班的教育時間，提高為一年，也是軍訓部向軍委會建議、得到批准的，班主任是劉伯龍，高教班最後一期是第十一期，教育期間也是一年，班主任為皮震中將。

前文說過，張治中自十八年起，即接任軍校的教育長，由他負推行校務的實際責任，任職至二十六年春天，他才辭職他調。同年五月，由陳繼承續任軍校教育長，陳的任期也很長，於三十一年六月離職，而由萬耀煌接任；迄至高教班第十一期學員畢業，萬教育長都在任。

軍統保人入班受訓

我到軍校高教班第十一期，接受具有陸軍大學課程的將校級教育，也有一段值得一提的因緣。二十六年抗戰軍興，我因報國心切，早已從軍而參加了特種工作，高教班第十一期召集時，已經是抗戰末期，當時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戴笠局長，例於高教班召訓時，向蔣委員長保舉局中優秀將校，入班受訓，每期的名額為二十人。我當時適在該局担任上校軍職，我也是被保送受訓的一員，並是帶職去軍校受訓的。

軍統局保送高教班第十一期受訓的將校，其人選是：朱若愚、程慕頤、李品英、關欣中、陳良弼、吳貞、王立、李葆初、楊震齋、袁本漢、汪半樵、李仲英、宋世傑、李甲年……等，其餘六人的姓名，已經弄不清楚，原因是：有的人的經

歷，寫的是別的部位職銜，例如任雲岫、趙伯魯、顧德、馮賢年、尚明、關道明、田榮祖……都是。有的人是別的部位保送受訓的，例如向友楠、高凌漢、廖社翹、江漁、朱世昌、錢銘新、樊中校都是，以故，軍統局在高教班十一期受訓的將校，實際人數是二十八人。

我們一行二十人，從重慶去成都，向軍校（位於成都市北校場）報到，雖然是蔣中正委員長批准保送受訓，仍然要經過校方舉行的嚴格考試，學科考的，除普通學科外，還有軍事課程，術科則是實兵指揮，考的是班教練。我們都是將校級的軍官，有點軍事素養，臨場都能沉著應試，只有一位被校方淘汰，其餘都考試及格而入班受訓。軍校高教班六至十期，軍統局同人在該班受訓者，我認識的，六期有周康、王蒲臣、石仁龍、梁若節、張明選，七期有毛萬里、李修凱、袁寄濱，八期有鄭修元、謝力公、劉人爵、王秋舫、沈德亨、毛克剛，九期有汪祖華、鍾貢勛、俞實、梁福元、饒鐵珊，十期有王春暉、王立生、施元棟、劉子英、何丹山、周建國、趙懿英、李克煉、易嘯夫。

教育戰術理論並重

高教班的教育，我在前面提到有兩個目標，那只是教育的重點，學校對學生實際施教，都是從頭做起的。舉例來說，班裏的初期教育，仍然在複習初級軍官應該接受的個別教練，然後提昇為班教練和排教練，連教練和營教練的受教機會，則少之又少。個別教練，我已學過兩次，能在

高教班接受第三次的複訓，也覺得滿有味道。

這到中期教育和末期教育，所有陸軍各兵種戰術，都有專人施教，戰術上最重要的地形、通訊、輜重戰術，以及兵器的運用，全都搬上了檯面，大家這才眼花撩亂的緊張起來。

戰術的運用，在課堂上講述，依據的自是戰術理論，和古今中外的戰史，想要把它表達出來，叫受教者聽得懂，和一目瞭然於簡易地地形，與敵我的攻防部署，就非採用軍用地圖不可。我接連聽完地形教官講的地形內涵，才恍然大悟地圖上繪的，跟實地的差距相當大；接著又實習戰術作業，發現不少同學，並不全然會寫作業和繪圖，我終於覺察出參謀作業，並不是人人都能够臻上乘的，當部隊長的人，也不比當參謀的高明。這雖然只是受訓時發生的一些趣談，也不由得叫人認知：想當一名理想的軍官將校，除了要具備有胆識、有智慧和有決心之外，紙上作業和大軍統帥兩者，都需要有實際的本領，也就是現代語說的，軍官要有戰場上指揮作戰的實際經驗。

校方在上述教育重點上，對高教班配置的戰術教官，人數相當的多，陸軍各兵種都有。約略統計一下，少將級計有六人，上校十六人，中校六人，尉官也有。其中值得提出的，是講述統帥學的明軒東教官，他官拜少將，講的內容，並不完全是理論，古今中外的名將，他都點名道出他們的成功之道，也就是他們的統馭術高過別人。兵器學的講演，講的都是傳統武器，新發明的武器，在中國戰場上使用過的，並不多，因而教官了解的，不比當學員的我們多。當時誰也

不知道二次大戰的結束，會歸功於盟邦美軍在廣島投擲的那枚原子彈，這跟一次大戰的結束是完全不同的。無怪萬耀煌教育長口口聲聲的說：「現代戰爭，乃是科學的結晶。原子彈的發明，它引起了軍事革命，它更引起戰具、戰術的改變，甚至還會影響一個國家的國防思想。所以，今後的戰爭，要以利器制服利器，要以科學戰勝科學」。這當然是他有感而發，因為高教班十一期快要畢業時，日本軍閥已向盟軍廣播，願意對盟軍無條件投降。

勝利後高教班結束

軍校軍官高等教育班，當年在軍中的名氣很大，軍事學術的地位也提得很高，因而軍校軍官研究班、星子特別訓練班，軍校政訓研究班，特科幹部教育班，以及陝西第一分校、湖南第二分校及廣西分校等開辦的高級班、戰時補充軍官班，以及中央訓練團附設軍訓教官班等，所有畢業學員，都奉准同列軍校高教班一至七期的學籍。

高教班一至十一期的畢業學員人數，計一期五六一人，二期一、一七九人，三期七二九人，四期七九二人，五期一、一七〇人，六期一、二八一人，七期六五四人。以上都把上文說的視同高教班學籍的畢業人數合計在內。

高教班八、九、十、十一期的畢業學員人數，則是單一的，計八期六〇五人，九期五六五人，十期五五二人，十一期四六七人。

高教班十一期學員畢業離校後，當局決定把它結束，不再續辦。原因是：勝利復員之後，將

校級軍官們，大都閑置在軍官總隊，不宜調訓，至於尉級軍官，軍校仍在繼續招生，自不致影響補充。

更重要的一點是：陸軍軍官的深造教育，其走向一是各兵種聯合作戰教育，其次是三軍的聯合參謀指揮教育。基於此故，抗戰勝利之後，陸軍大學與軍校高教班，自此都不再召訓現職將校軍官。

中樞遷台之後，軍校接着在鳳山恢復訓練，學生畢業後，除授中尉編階外，並給予學士學位，軍官的地位與品質，顯然都比往昔提高很多。

軍官的深造教育，則改由陸海空軍參謀指揮學校三校辦理，這三個參校，後來並改組為三軍聯合參謀指揮大學，它的學術地位，比以前的陸軍大學更高。

高教班當年畢業的各期同學，三十八年中樞遷台時，大部分都跟隨政府到達台灣，相互間的切磋、聯絡與互助、合作，都很密切。以十一期為例，現在還健在的有五十七人，雖然早已退役或退休，每年都要定期聯歡一次，分由該期一至五組的畢業同學，輪流担任召集人，日常聯絡事情，推有一位同學担任總幹事，前任總幹事是彭

超，現任是吳貞；其他各期畢業在台同學，也同樣有聯絡。

我手邊保有一張高教班發給我的畢業證書，是民國三十五年印發的，具名發證書的人，是校長兼校務委員蔣中正。後面具名的，還有校務委員吳敬恆、戴傳賢、馮玉祥、閻錫山、何應欽、唐生智、程潛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鄧錫侯、龍雲、余漢謀、陳誠、張治中，和教育長萬耀煌。他們十六人，當時都是國軍統帥級的將領，可惜都已過世，今天翻看他們的遺像，面對這些老師，真叫我有歲月無情之感。

中外文庫 粵海舊聞錄

祝秀俠教授著 全一冊售新台幣一八〇元

本書係史學大師名教授祝秀俠先生繼三國人物新論之後又一名著，評述古今名人孫中山、康有為、梁啟超、蘇東坡、王陽明、李鴻章、梁鼎芬、胡漢民、汪精衛、蘇曼殊、陳璧君、朱家驊、梁寒操、葉公超、章太炎、王寵惠、張作霖、張學良、蔡公時、黃晦聞、湯覺頓、馬超俊、丘逢甲、陳辭修、俞鴻鈞、張蔭麟、陳濟棠、龍濟光、史堅如、孫科、廖仲愷、徐宗漢、傅秉常、張競生、劉思復等與嶺南地方有關之掌故軼事、趣談二百多篇、字字珠璣、篇篇精彩、美不勝收。上下冊售一八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

中外文庫 彩虹夢

吳崇蘭著 定價新台幣壹佰伍拾元

本書係旅美女作家吳崇蘭女士精心傑作，要目：我是一隻鴨小醜。心高命薄夢成幻。愛情井。老母豬與貂蟬。老朋友、情書、我和他。全書具傳記的真實性，有小說的傳奇色彩，是一本百讀不厭的好書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。定價臺幣一百五十元優待「時代文摘」及「中外雜誌」訂戶祇收一百二十元。